

裁军谈判会议

CD/PV.651
3 June 1993

CHINESE

第六五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3年6月3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侯志通先生（中国）

: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651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愿以本会议和我本人的名义热烈欢迎荷兰外交大臣皮特·库伊曼斯先生阁下，他将是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大臣阁下是著名的法学家，在国际法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经验，出版了论述重要法律问题的许多著作。他在联合国系统内也为人熟知，担任过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并经常以荷兰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从1973年到1977年，他担任外交国务秘书，在此之前曾担任裁军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今天他来参加会议我十分高兴。

今天我們也很高兴欢迎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在场。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荷兰外交大臣阁下和土耳其、瑞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代表。

现在我高兴的请荷兰外交大臣皮特·库伊曼斯先生阁下讲话。

库伊曼斯先生(荷兰)：主席先生，谢谢你的友好介绍。今天在你主持下发言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代表着一个荷兰与之有着长期关系的国家。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深先生阁下访问海牙之际我有幸与他进行了广泛和卓有成效的讨论。我相信你在任主席期间将会取得成功。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加拿大代表，感谢他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一职期间的出色工作。最后，我愿赞扬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的专业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核大战的风险显著减少，从而导致了国际安全的实质性改善。但是，平心而论三年过去了景象并不美好。并没有相应增加危机的稳定。战争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再度成为现实。没有一天我们不看到混乱和破坏重新向我们袭来。以往冷战造成的紧张关系作为一种制约力量使我们一味满足于安逸，现在我们醒悟到了民族主义、区域纷争和不稳定又卷土重来。这种势态发展使我们不可须臾沾沾自喜。

同时我们也不应当悲观失望。如果我们都认真寻找途径和方法能够创造性地和有效地对付新的挑战，我们对国际合作就仍有理由抱有信心。我们决不能使自己倒退到致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纷争的局面，或者借用一句俗语的说法，“再度变成只具有单一层面的人”。国际合作和一体化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为了某些一时狭隘的政治利益去干冒丧失所有这一切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裁军谈判会议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尽管仍存在着某些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从军备控制和裁军进展的角度看，90年代的前景远比70年代和80年代更有

希望。尽管本机构的成员国在策略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在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大的战略上存在着程度相当大的共识。如果精心设计,合作安全努力是有机会取得成功的。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打算简要回顾一下后冷战时期安全议程上的众多项目。然后,审查一下为满足90年代的安全需要所应具有的态度。最后,我愿探讨一下裁军谈判会议履行其对国际社会的责任的方式。

当今的安全环境有那些主要特征呢?

第一,冷战时代的紧张关系已烟消云散。今天的危险来自区域不稳定,四处横溢的种族和宗教纷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再度抬头。安理会在1992年1月31日的首脑会议声明中明确承认了这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军事性不稳定的来源。显而易见,随着威胁性质本身的改变,对不安全的认识也产生了变化。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努力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同时,不容忽视日益密切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悲惨境遇和索马里的严重的紧急情况就是例证。当我们听到一些新词儿时我们明白正面临着怎样一种形势:现在可以时常听到“种族净化”这个词。它使人联想起本世纪所曾目睹过的最劣迹昭彰的种族主义暴行。这是最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态发展。

其次,蜕变为国际安全真正威胁的区域或地区冲突进一步恶化,这不仅是由于全球到处累积的大量的常规武器所造成的,而且是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扩散造成的。虽然后冷战时期影响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为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合作安全带来了契机,但旧有的仇恨也死灰复燃并且变得更加危险。我们绝不可低估这一过程中明显带有的危险和紧张骚乱。

最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联合国秘书长给它下的定义是“垮掉的国家”,其含义是整个国家在超级大国撤退之后崩溃了,或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这里也必须研究制定出新的创新性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解决办法。

我们注意力的交点也正随之而改变的。以往我们不得不预防一场有可能吞没我们所有人的蓄谋已久的大火的爆发。而现在,我们必须应付全世界各个地区许多小的火灾造成的危险。当然,这些火灾较小,但它们仍然很热,而且有可能蔓延。如果我们想要作出些有意义的事,我们必须为自己订立明确的目标。如若我们想要实现国际稳定,那么我们必须界定稳定的含义。

荷兰认为,自由与稳定是并驾齐驱的。只有在下列为特征的环境中长期稳定才可以想象:民主化的政治制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公正、尊重人权和和平解决争端。如果不硬碰硬地消弭冲突的内在致因,解决区域冲突是根本不可能的。从

长远上说,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将自己隔绝于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之外。野蛮的侵略、压迫、“种族净化”、无论是发生在柬埔寨、中东、欧洲、非洲还是其他地方,由于它们破坏稳定,势必要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稳定是安全的关键所在。没有安全,就不会有法治和持久的经济发展。

在《联合国宪章》中我们有一项可以支配的手段,其灵活性足以适用于新的条件,然而,应当铭记的是,《宪章》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订立的。40年代的政治家们留下的一项持久业绩就是起草了一份象适用于过去一样也适用于今天的文献。

我欢迎大会已开始了一项认真审查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的进程。秘书长“新层面”的报告是一项及时的主动行动。今年年初一委的复会也同样是这样一种行动。我希望能够继续努力使一委的工作合理化,除其他外,特别是采纳欧共体成员国关于精减一委议程的建议。

我们的首要职责仍然是为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创造有利的条件,应当承认,今天的不安全与以往有天壤之别。如同一名要下多局比赛的棋手一样,我们必须同时应付许多无法预料的局面。墨守成规是要被淘汰的。

联合国安理会长期以来无法履行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恰当作用。幸运的是,现在它已经带头管理朝着一种新的国际安全秩序的过渡。从安理会除其他外,处理安哥拉、柬埔寨、伊拉克、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的冲突的实例来看,这已再清楚不过了。现在需要我们,联合国各会员国愈来愈多地进行创造性地思维,尽可能有效利用已有的管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制。但是,解决区域冲突的内在致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起草了“和平议程”。在这份重要文件中,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他关于如何应付我们时代的挑战的看法。秘书长提出了一种逐步向维持和平转变的想法,这是《联合国宪章》都未提到过的一种构想。从涉及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说,目前的维持和平行动的规模是惊人的。维持和平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将联合国部队布置在交战双方的中间了。以往这些部队只是为了自卫目的配备轻型武器。今天,维持和平意味着既有军事措施也有非军事措施,其中包括例如负责停火的分队、民事警察分队、负责监督选举的分队和人道主义救援分队。

荷兰政府支持这种包括冲突之后建造和平在内的第二代维持和平行动。最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有可能执行更具有深远意义的针对我所提到的他称之为“垮掉了的国家”的行动。对此我表示支持。在这类情况下,我引用秘书长的话:“将需要执行

长期、复杂和开支庞大的使命,而且从它们的性质来说将要使联合国卷入有关国家的内政事务”。我补充说,这有可能意味着军事行动。

国内骚乱和区域不稳定给国际稳定与安全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加以注意。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避免涉及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内部事务,就在不久以前这对许多国家来说还是无法接受的。当然,有关区域内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挑战。这些国家必须采取主动行动。

建立新的区域性合作结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长期和耗费精力的过程,它需要国际社会付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并给予支持。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将涉及的经济、社会、种族和人道主义问题列入考虑范围。建立这样的结构需要耐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换句话说:政治耐力。政治和经济的公正是没有捷径可寻的,而它们是和平、稳定和法制的关键所在。

我主张对安全问题和它们的内在成因采取一种全面的办法,但我并不意味着我们努力的兑现必须通过同一个机构来完成。存在一系列现成的专门手段,我们应当明智地采用这些手段。裁军谈判会议是这种手段之一。谈判国际协议一向是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机构的法定任务。在这方面它有着骄傲的记录。如何进一步利用裁军谈判会议呢?

裁军谈判会议中的谈判进程似乎除了缔结一项禁核试条约之外,也应当侧重注意行为守则、建立信任措施和具有类似性质的制度。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安理会的评价作为其工作的指导,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大会本身在“军备上的透明度”的标题下为1990年代的军备控制和裁军议程规定了重要的目标。这两个例子表明国际社会内部对哪些构成其成员之间可接受的行为有了日趋协商一致的意见。安理会和大会通过塑造这类准则性的价值分别为评价所有国家的行动提出了标准。

上述看法可能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军备上的透明度”议程项目下应当完成的重要工作的方式。紧跟着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议题之后,军备上的透明度在推动下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关切。造成最大伤亡的是常规武器。因此我认为它是一个优先项目。裁军谈判会议中关于“透明度”的工作最终应当使恰当管制常规武器贸易变得容易些。在这方面,我注意到了由例如爱尔兰和波兰提出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制订一项有关军备转让的国际行为守则。《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是“军备透明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约有50个国家已经提交了关于它们的常规武器进出口数据,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它们还提供了可获得的背景资料。尽管更广泛地参加登记册是极端重要的,但这的确是一个大

有希望的开端。我愿意强调的是登记册的工作并不是针对那一个国家的。它的作用不是伤害任何人,而是增加所有人的安全。荷兰将继续努力进一步推动最重要的建立信任的主动行动。

裁军谈判会议中以不扩散为主题的工作是在考虑到1995年极为重要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作为现有的最成功的与安全有关的条约而位居榜首,为各国和国际行为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准则。上个月在纽约结束了关于审查会议的4次筹备会议中的第一次,我的同胞,简·霍克马先生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讨论组织和实施方面的问题为彻底审查条约所发挥的作用和为1995年条约的延长期限作出具有充分根据的决定铺平了道路。荷兰坚信1995年之后不扩散条约应当继续无限期和无条件地生效。同时,我们应当着眼于加强条约的各项条款,其中包括保障方面的条款。

我国政府认为,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出口管制制度方面的条约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项安全政策中相互连锁在一起的两上部分。同时,我国政府认为,为了争取持久和有效的不扩散政策,应当作出不懈的努力,消除扩散倾向背后的政治动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倾向显见于中东、南亚和朝鲜半岛。一些时候曾提出有关应当保障获得技术权利的论点。而这正是我国政府所要做的。出口管制制度应当使接受国获得其正当发展所需要的一切。一个严格信守国际不扩散承诺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对出口管制制度感到忧心忡忡。

在谈到负责任的不扩散行为这一问题时,我愿表示,荷兰诚挚希望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昨天举行的)高级别会谈将导致后者放弃所宣布的退出不扩散条约的打算,并使它遵守现有的条约义务。

同时,我愿强调1992年《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里斯本议定书》的重要性,它要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我欢迎白俄罗斯已经履行了它的承诺,我敦促其他两个国家也这样做。本着同一精神,我欢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批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I)。我国政府呼吁乌克兰批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I)并执行其条款,从而为《裁减战略武器条约》(II)的批准和执行铺平道路。

我国政府欢迎俄罗斯联邦和美国达成的温哥华首脑会议宣言,它带来了进一步采取具体的核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和就禁核试举行会谈的前景。我国政府期待着早日缔结一项禁核试条约。它将加强核不扩散制度并且对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商定的核裁军进程作出有力的补充。最终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应参加核裁军谈判。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不久能够就禁核试举行谈判。已经就以地震方式核查禁核试做了大量的

工作。虽然还需要其他核查方法,但我相信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制订出一项多层面的禁核试核查制度。

荷兰政府对于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一贯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个问题应当再次由裁军谈判会议进行谈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使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分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人谋求对所有设施加以全面保护,而另一部分人则要求没有任何保护。我仍然认为打破这一僵局的解决办法在于折衷。我感到惊讶不以其的是当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认为对核设施的武装袭击可导致放射物的泄漏,给受到袭击的国家和其境外的地区造成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在这个论坛上却不能取得进展。大多数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同意必须禁止对核设施进行武装袭击以免导致这种泄漏的发生。

通过谈判适用于全球范围的条约,裁军谈判会议被赋予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作用。它最近的一次成就--达成化学武器公约--绝非是无足轻重的。公约的核查条款揭开了军备控制上的新的一页。荷兰积极参加了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现在肩负着作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东道国和未来该组织本身东道国的特殊责任。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为筹备委员会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工作提供便利。

我刚才提到了化学武器公约的创新性核查条款。当然,核查一向是针对某一具体条约的,而每一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又都是自成一体的。然而我怀疑裁军谈判会议在探索行为守则、准则和类似制度的途径时可否审查一下由裁军审议会议起草的核查原则。在这一审查过程中当然应当考虑同时进行的有关研究和自那时以来取得的实际经验,审查的结果最终可能用于遍布全世界的各种建立和平的工作。

今天在我发言的时候,另一项工作正在万国宫进行。我指的是查明和审查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潜在核查措施的特设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荷兰最近对一所大规模疫苗生产设施进行了一次双边试验性视察,视察的结果似乎令人鼓舞。我期待着“核查演习”取得积极的结果。《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彻底核查将堵塞普遍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制度中的另一个漏洞,从而增加我们所有人的安全。

某些类型的常规武器可给人类造成可怕的灾难。应当禁止或限制这些武器的使用。荷兰是《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最近,某些常规武器尤其是在冲突地区对平民人口所造成的滥杀滥伤作用和过分伤害力再次受到举世的关注。我特别指的是地雷和对平民目标使用的燃烧装置。遗憾的是,只有很少国家是这一公约的缔约国。的确,应该召开一次会议审查这一公约。我们希望参加审查会议的国家能够就加强公约的方式和途径达成一致意见。荷兰准备与所有感兴趣的缔约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磋商。

军备控制议程的根本改变为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了如此多的要求,要求它面对九

十年代的挑战。在当今迅速变化的世界中,裁军谈判会议今后的作用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继续前进而不是墨守去年达成的《化学武器公约》这一丰碑式的成就。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全球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唯一、独立自主的多边谈判论坛的作用现已巩固地确立了,必须将它保持下去。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抓住新的全球现实提供的机会和国际安全领域的优先事项。现在不是光荣孤立的时代。相反,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接纳新的成员参加其审议工作。它应当在就新的议程作出决定之前这样做,以便给新成员国以机会,就它们最关切的问题与它们协商。我赞成大幅度但有节制地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大体增加30个国家左右。扩大之后,新的裁军谈判会议议程应当有一个崭新的面貌,这一议程必须十分灵活,根据国际形势能够定期作出调整。我相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集体机构懂得如何通过它的结构,工作方法和议程体现我们时代新的迫切需要。

最后,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并不能单独地保障和平。这些措施必须成为争取全球安全,稳定和法制的广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对于采取集体和决定性的行动建造一个更为美好和安全的世界的决心越来越大。已经存在一整套相互加强的手段,它们的目的在于应付冷战结束后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裁军谈判会议就是这样一种手段。作为一个全球谈判论坛,本会议具有为低军备水平上的合作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的潜力。为了发挥这一潜力,本会议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为自己确定九十年代的议程。荷兰将不惜一切努力协助裁军谈判会议面对目前和今后的挑战。

主席:我感谢荷兰外交部长阁下的重要发言和他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土耳其代表阿拉尔先生发言。

阿拉尔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面的支持。

鉴于即将召开审查和延长不扩散条约的会议--其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只限于谈核查问题。

土耳其作为《不扩散条约》的一个较早的签署国,一向认为它是一项关键性的裁军条约,它通过极大地减少核扩散的威胁,为国际安全作为重要的贡献。以往我国曾多次呼吁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加入条约,目前我们仍请那些不愿意遵守其原则的人遵奉条约。

然而,应当指出,尽管作出各种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倾向,而且《不扩散条

约》已经存在了25年以上,但是核武器扩散的威胁仍达到了颠峰。这种无法令人满意的局面和我们都希望1995年召开审查和延长会议应当促使我们严肃认真地审查一下我们在不扩散制度方面取得的经验。

人们虽然对条约在促进核不扩散方面的效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现在普遍认为,主要由于那个时代居支配地位的国际条件,《不扩散条约》存在某些缺陷和差距,尤其是在监督和核查机制方面。达成该条约以来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所出现的重要进展,主要是一些载有详细和侵扰性核查措施的国际公约,例如《化学武器公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不足之处。

由于国际关系的根本变化,核武器的重大裁减已不再是东西方谈判中的禁忌了。然而第三世界中的核武器扩散仍然对国际和平构成潜在的威胁。人们可以争辩说,尽管六十年代曾预测会出现30至40个具有核能力的国家,但因有了核不扩散制度,被怀疑拥有核能力的国家目前仅限于10个左右。我们不能以这种结果引以为自慰我们认为它证明一些国家尽管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了《不扩散条约》,但它们已经获得了核武器的生产能力,其中一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拥有核武器的程度。我们认为,如果要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条约》,这种形势就不能继续下去。很难让全面遵守条约而又因同一个原因受到不遵守条约国家的态度不良影响的那些国家象现在这样支持《不扩散条约》的延长。

讲了这些话之后,让我澄清一下我国政府对条约本身的立场。就象我们在联合国各机构和我们参加的政治和军事集团的有关机构中无数次宣布过的那样,土耳其支持《不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我们不打算重新谈判条约。我们的目的是捍卫条约。然而,迫切需要条约有核查机制。我们认为,应当在延长《不扩散条约》的同时或单独作出努力,以便突出暴露其核查机制方面的不足并向条约潜在的违反者表明它们的态度是不会被忽视或容忍的。我们认为每当有哪个国家被其核野心驱使而冲昏头脑的时候,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动员它的军事力量予以对付。

我们相信应当寻求而且应当找到加强核查机制而又不损害条约现有案文的途径和方法。我们仅仅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各种军备控制安排的核查领域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专门技术知识和经验。就防止武器扩散而言,国际社会能够制定出一项有效的国际核查制度。我们认为解决加强核查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法是开创一种单独的谈判进程,目的是制定一项国际核查议定书,它将作为条约的附件。甚至每年可对这项议定书进行评价。如能使有效的国际核查生效,我们认为它通过促进核材料的公开贸易可进一步鼓励将核技术应用于和平用途。

我们相信本会议中的大多数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想法。本会

议不仅是一个谈判机构而且是裁军领域中的主要思想库。事实上我们所谋求的就是开动思想,探讨如何加强现有条约内的核查机制的过程。我们还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特别是一旦它决定通过接纳新的成员国补充新的血液之后,将会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论坛。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瑞典代表诺尔堡大使发言。

诺尔堡先生(瑞典):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祝贺你就任本会议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你全面的支持。

今年二月份,瑞典外交部长玛佳丽塔·厄格拉斯女男爵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发言除其他外特别提到本会议必须对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予以头等重视。全面核禁试是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一项重要手段,并且是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关键步骤。正象两个月前我在这个论坛上发言时回顾到的那样,联合国大会去年以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多数通过了关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决议。该决议敦请所有国家谋求早日停止在任何时候的一切核试验爆炸。

在同一次发言中,我还提醒本会议瑞典两年前曾提出过一项全面禁核试条约草案,它载于1991年7月31日的CD/1089号文件。我当时说这个提案仍然有效,但是我国政府得出结论,由于自提案提交以来出现的事态发展,作出一些修改是必要的。我国代表团今天将在核禁试特设委员会上散发经过修改的条约草案。首先修改包括不仅禁止所有核武器的试爆,而且还禁止任何其他核爆炸。其理由是瑞典已得出结论,禁止应当全面彻底,因而应当直截了当地禁止一切所谓的和平核爆炸。瑞典代表团认为,这种作法具有很好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和平核爆炸都隐含着问题,因为从中获取的经验可以用于研制核武器。因此禁止和平核爆炸是一项重要的不扩散措施。此外,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至少考虑到和平核爆炸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能否将和平核爆炸用于任何实际目的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怀疑。

修改后的提案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核查条约遵守情况的职责。其理由是瑞典感到,在核领域中最佳和最经济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否真是要创建一个新的专门的核查组织。我国政府经过再三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结论,最好是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获得的能力和和经验,当然,该组织必须吸收新的资料和其他技能。但无论如何,瑞典认为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一个比为条约目的成立一个新的专门组织更好和更经济有效的解决办法。

由于现在世界上正在经历核裁军通过实现禁核试阻止现有核国家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这一主要理由可能不象以往那么重要了。然而，由于其他方面的理由从总的方面制止核试验和核爆炸仍然是具有同样关键意义的。首先它是阻止核武器扩散危险的一种手段。瑞典在经过修改的条约草案的序言部分中反映出了这一新的形势，其中它除了强调采取进一步的核裁军步骤的重要性之外，还强调了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核军备扩散的重要性。

我希望瑞典经过修订的草案能够成为核禁试讨论中的一项赋有成果的贡献。今年关于这一问题的特设委员会正在进行工作。利用这一论坛加速讨论十分重要。目前5个核国家中的4个实际上正在遵守暂停核试验。因此，存在着争取全面禁试的有利气氛。延长现有的暂停期以及所有核武器国家宣布暂停将会为保持这种势头作出积极的贡献。因此，瑞典呼吁核武器国家不要恢复试验，以便巩固目前朝着核禁试方向发展的积极势头。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韩先生发言。

韩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就任本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并预祝你的工作取得成功。

裁军谈判会议是在世界和平与安全正在受到许多因素威胁的情况下开始其第二期会议的。象以往一样，裁军谈判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迅速改进其职能和作用，以负责任的方式对涉及裁军的近期以及远期问题采取国际措施。全面核禁试条约；实现核不扩散和停止大规模尖端武器的出售成为实现彻底取缔核武器和大幅度裁减军备目标的首要重大步骤。

然而，暂停的核试验将要得到恢复和核技术和/或材料正在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从核武器国家扩散到其他区域的事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新的忧虑和关切。关于大量的钚和核材料已经从欧洲的核武器国家转运到了远东地区的报道引起了核武器曾经首次被使用过的地区中人民的极度不安。其首要任务为核裁军的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对核材料和具有高爆炸性的现代化武器正在关系紧张的远东地区聚积和增长给予应有的关切。这些现象不言而喻将进一步加剧现有的紧张并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正象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和全世界军火贸易的统计数字表明的那样，核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根本的责任，除非这些国家采取决定性

的裁军措施,否则裁军谈判的前景不会是光明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早就提出过一系列使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统一被分裂的国家的建议,并且为了实现这一建议作出了一切真诚的努力,以便确保集中汇集各强国利益的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人为制造的核猜疑和由此而产生的复杂形势为我国政府的上述努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并且使已经走上缓和道路的形势退回到原来的对抗局面。我国代表团在春季会议的发言中已经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这是美国同我国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只能谈判。昨天,美国同我国举行了第一次高级别会谈,我认为通过继续谈判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向南朝鲜提出建议,互换由南北朝鲜总理任命的特使,以便讨论包括统一在内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执行《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和南北朝鲜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接触。

真正希望朝鲜半岛和远东缓和与和平的各方必然会欢迎和鼓励这些谈判努力。

然而上星期挪威代表团所作的发言明显试图对我们施加压力,这只能暴露它对问题的本质和最近的事态发展的无知。

我国政府从未想到过退出《不扩散条约》,而只是忠实地执行条约中的义务。

但以核问题为借口进行的冒险性的军事演习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的关于“特别视察”的决议威及到了我国的最高利益,迫使我们退出这一条约。

在谁是罪犯谁是受害者,什么是起因什么是结果和谁真地威胁了和平与安全的明确事实面前要求人们采取公正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不公正的决议,可以说加入或退出一项国际条约属于每个国家的主权。

我们退出《不扩散条约》是根据该条约中所赋予的国家最高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非常情况下的权利而采取的一项自卫措施。因此,它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问题,联合国就我们退出《不扩散条约》通过“决议”是毫无道理的。谈什么“重新”考虑”等等此类的话是无理的。

《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国际条约的签署国不能退出条约或因为退出条约而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严厉的批评。纵容罪犯和对受害者施加压力的“双重标准”是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的。

压力和逼迫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压力向来是无法凑效的。

挪威外交部长的发言无视所有这些事实,只能破坏目前正在进行的顺利解决这一问题的气氛。应当支持和鼓励谈判这一解决问题的实际途径。

主席：我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吗？我看没有。

我们现在审议本会议及其各附属机构的下周会议时间表。同往常一样，时间表是同各附属机构主席磋商后编制的。上周举行的主席磋商会商定，原订于6月10日星期四举行的全体会议将改为6月8日上午10时举行，以便迎接阿根廷总统阁下卡洛斯·梅内姆博士到会。因此我们将按照这个新日期开会。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愿意通知各位，今天早上得悉21国集团要求在这次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CD/1200号文件，也就是21国集团提出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CD/1200号，已经应21国集团请求在本次会议上散发了。作为主席我愿按照本会议的议事规则第19条提请本会议协商讨论这个问题并就此作出决定。我听命于全会，现在请大家就此发言。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就样决定。

主席：我们将在全体会议闭幕5分钟后举行非正式全体会议。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请各代表团下星期二至迟于上午10时到达会议室，这样阿根廷总统一到，全体会议就可以开始。鉴于这是高级官员来访，我请各位代表届时带上身份牌以方便进入会议室及走廊。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20分散会。

XX XX XX XX XX